

呂新吾集

共十冊

14
514
1







去偽齋集序

呂先生著作甚盛  
檢身有呻吟集  
閑家有閑  
園  
範  
莊  
官有明職  
實  
政  
諸  
書  
既  
居  
林  
下  
凡



二十年時不能用則  
有去偽集若干卷蓋  
扶虛保病根直指  
示人一生得力處全  
在于此所謂實鬼神

而無疑侯百夢聖人  
而不惑者夫偽何從  
生生於真也真偽之  
分先後之辨也辟之  
治家然闢田疇教子



弟要束內外整齊賓  
客而後言畊言讀令  
使令言接對則語語  
皆真否則偽而已又如  
行路喫粥江踰嶺循

法貴入蜀以放於秦  
晉燕趙齊魯之墟而  
後譚山川譚風土譚  
人物則事々皆真不  
則偽而已矣故曰先



行而後從未有湛而  
不行或行之缺而可  
大乎欺世者先生以  
性命為堂與德義為  
藩籬誦讀為飲食神

氣清宴心宇高明慨  
然於世之怯懦夸張  
盡喪本實相習為偽  
以自誤并悞天下者  
故其言平實簡約樹



骨於訓典之區取材  
於曠衍之路而歸根  
於平澹精實登堂入  
室湊泊古儒先之轍  
吁大矣久矣今天下

文人學士筆下淋漓  
紙頭爛熳多至百千  
卷豈不甚富甚得意  
恥而嚼之有一字可  
疑膏肓必有一句可



揚聲曠世以至今  
論臚列於唐宋大家  
之林有一篇可以肩  
隨尾附吾名而已矣  
歸而已矣律以本來

面目皆偽也文品猶弊  
何況於人揚子曰仲尼  
多愛愛善也子長多  
愛愛奇也愛奇故跌  
巖可喜愛義故典則



呂新吾文集  
卷之六  
可師先生以斯道自  
任有濟天下之心與具  
而一蹴歸來沒墨魚悔  
盡舉所學發揮編簡  
先白律而後律人一

真為主皎然縣象纖  
駸駸不生盡摘削其亂  
真者以復於天然自  
有之本色此聖賢用  
心中流一砥柱也夫波



淵易述古始難迫奇  
且為病傷則何極吾聞  
之聽古樂而倦煩絃急  
管下里之人皆趨之俗  
之所喜道之所不載

人能周喜心於先生  
可師之乎則道術可  
明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書

萬曆丁巳孟夏之吉



得上後學朱國禎

頓首儀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序

去偽齋集者吾邑

同冠呂新吾先生文集也

先生學務實踐恥自

欺人故以去偽名齋



平撰造甚富稿多散  
逸家嗣文學君僅蒐  
得若干卷欲刻於家塾  
以垂永久乃屬余言并  
簡端余駢謫寡昧惡

能知先生文第幸生同  
里仕同朝據所習聞習  
見則先生為人似猶能  
彷彿知其一二云先生天  
性忱恂內行純備少即



以孝伺事兄如嚴父友  
弟如嬰兒壺內如賓族  
屬貧交視先生如外庾  
居恒不欲以講學標名  
譁衆而非法不道無動

不臧守身如處女實真  
通學通籍以來無念不  
社稷蒼生又畏凜四知嚴  
一介即陟宰要部所  
貳朝朝仕路三十餘年



而家無厚產囊鮮餘  
貲清約儉素依於如  
宴人辛未捷南宮為  
就江沈相國分校所舉  
士然相國素器重先生

砥德論學質疑問難  
實互相師友又契如金  
蘭好如兄弟不謂在弟  
子行也先生任銓部時  
見舉朝爭為江陵病



行禱無異醉狂欲露  
章論之疏已具就江相  
國時為大宗伯同而力  
止之曰某非君座上主人  
乎非大義不可臧親奈

何為此先生遽焚其草  
故鮮有知者撫三晉報  
命特疏薦王文端公深  
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之義急當



召還撥席因反復言

冊立強毅不可再稽使

詔旨不信於天下疑數千

言語甚切直其後媒孽

者翻謂先生憂危之

疏不及

青宮誣有他腸中以危禍

先生以心可自信

九廟神靈實鑒臨之竟引

疾拂衣歸不暇自明也



居林下二十餘年先後推  
御史大夫推執政章正  
歲無月不上已傳得

俞旨矣竟復

留中先是二時宰數托

人寄懇懇或謂是當通  
謝先生不答其不即起  
田間得無以是歟固未  
可謂

上無意用先生也今先生幸



踰八旬已絕意世用願  
誠歎平治天下必用先  
生不可於此實閑

國家氣運殆有天馬此人  
所難為也余至公人貌不

肖年尊辱先生道義之  
愛引置門下每參侍  
函席法言矩行益得奉  
以劇旋如紫雲霧如行不  
覺身之自潤於先生蓋



心悅誠服故妄謂能仿  
佛知其為人而述其所  
謂一二者如此若先生之  
文則斯集具在正如隋  
珠和璧有目者自知其為

呂新吾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表箋類

奏疏類上

卷之二

奏疏類下

卷之三

書啓類上

卷之四

書啓類下

卷之五



贈文類

書序類

卷之六

雜文類上

卷之七

雜文類下

卷之八

策問

碑記

詩歌

雜詠

偶句

散句

卷之九

行狀

傳類

詠辭

墓表

卷之十

墓誌銘

祭文

總目終

三傳集

二



新刻呂新吾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箋類

擬 上嘉禮成賀表 代大同巡撫共七道

仁聖賀箋

慈聖賀箋

皇后賀箋

兩宮徽號成賀表

又 仁聖賀箋

又 慈聖賀箋



奏疏類上

計安 皇嗣疏

憂危疏 有跋

臈陳邊計民艱疏

三十五

卷之二

奏疏類下

論錢糧疏

簡舉 宗藩二要疏

為貧宗請給衣糧疏

正名分以成和衷之治疏

救張應望疏

辯洪其道衆疏公本

復寧武道疏

停止砂鍋潞紬疏

救內犯陳忠等疏

火災自陳疏

給假葬妻疏

告病初疏

告病再疏

告病第五疏



辯明心迹疏

辯憂危並議疏

辯閨範書

附

卷之二

書啓類上

與座師沈龍江相公書

答孫月峯宗伯

寄李修吾提學

與鍾文陸禮部

答董定宇文宗

與總河劉晉川論道脉圖書

東楊晉菴給諫

答梅一水文宗

再答梅一水

與喬聚所撫臺

與廉憲朱葆素內河天書

答鄭玄岳太府

答畢東郊鹽院

答吳繼祿撫臺



答康莊衛禮部

答呂益軒儀部

答馮衡洲太僕

寄朱平涵太史

答王霽宇總制

寄劉華石總河

答趙乾所稽勲

寄相知按院

吏治相沿其弊有司

答馬兄素給諫

卷之四

書啓類下

寄柴無果山人

答孫家宰立亭論格物第二書

答孫立亭論格物第三書

答孫立亭論格物第四書

與鄒爾瞻論學書

再答爾瞻

三答爾瞻

四答爾瞻

與吳伯與絕交書



子集卷之五  
寄李養愚撫臺

答侯澹軒參伯

賀碧塘侯侍御

答顧涇陽

答孫月峰

答孫月峰

又答孫月峰

又答孫月峰

再寄孫月峰

答姜養冲

與陳肖平論河書

寄劉晉川總河

與焦漪園太史

答孫立亭歸途寄聲

答李叔茂刺史

與梁景泉撫臺

與講學諸友書

卷之五

贈文類

達尊說壽龍江沈相國



壽黎瑤石

王母圖說壽孫郭村

壽原壽曹夫人

賀蕭岳峰晉宮保

賀沈對泉之任南都

賀葉龍潭平 錫恩

賀劉晉川河功錫命

贈宋定門遷秩

送郭汾源尹尉氏

送顧叔時出判桂陽

贈孫弘海同守維揚

送王思泉入計

送吳中淮恤刑全陝

賀馬鏡石均田底績

賀張恕吾榮選軍政

賀胡敬所歲薦 胡用中字說

捲班說送尤虛吾之建武學正

九兒入學面語戒之

書序類



僚友約序

省心紀序

陳少丘詩集序

同善倉序

男女訓序

閨範序

一中序

書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後

代中丞李對泉

子平要語引

醒迷引

販寧陵縣志後

臺憲約序

同年小集引

宗約歌引

無如引

楊晉菴文集序

行軍須知序

胡傳是正序

綱目是正序

醫官劉誠庵手卷序

易廣引

老實會約序

孝和會約叙

呂氏宗約叙

叙呂氏祠塋志

陽史叙

鶚史叙

經書斷取引

註刻陰符經題辭

四禮疑序

四禮翼序

交泰韻序



儀禮

吾廬放言序

趙乾所心政錄序

崇儉鄉約序

卷之六

雜文類上

一師六友圖說

附圖

白茱說

附圖

愛玉簪說

有引

日用說寄楊啓昧門人

知恥說示兒

擇交說示兒

男兒八景

士庶六愆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說

附圖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說

附圖

僕說

劔說

與賢與子說

座右屏

一懷德懷刑

譙兩生傳

寓言

勢利說

論性

說天

明庸

明誠

明明

明恒

明定

明敬

武墨之罪

箕子

柳下惠坐懷

伯夷叔齊中子



嚴子陵

張儉

狄仁傑反周為唐考  
春王正月考

南禮辯  
婦人拜辯

三年之喪辯

卷之七

雜文類下

叔簡箴  
有序

新吾箴  
有序

身箴  
四條

仕箴  
四條

洗心藏密箴  
有序

修箴  
自題

公署箴

振揚風紀箴

墨箴

硯池箴

宮扇銘

抹布銘

文房三友銘

鏡銘  
五首

藥厨警語

圖書匣銘

界尺銘

木器銘

几席銘  
有序

士夫盛筵  
附圖

座褥銘

藥刀銘

食字解

押字解

虞廷十六字解

觀日解

周易解

鹽法議  
代歸德太守



福府莊田議

功臣及節婦祠議

考察要語

乞丐對

盜對

禪問

罪惡文

市隱軒記

書厨記

署中鼠

大力議

多情語

戲書

賤贊

題車嚴

畫雞贊

真我贊

漁隱閑翁樂事

凡三首代先君

知足說自警

代先君

為善說不諸兒

代先君

孝睦房訓辭

學顏子之所學

志伊尹之所志

卷之八

策問類

襄垣與士會策題

鹽策

守令問

均文問

兵食

孔孟異同

碑記類



沈夫人宋氏祠堂碑

鄒察院左都御史軒靜齋祠堂記

睢州守楊寓肩遺愛碑

鄒縣石城碑

寧陵樂聖廟碑

寧陵呂氏孝睦田碑

襄垣縣鄉約所碑

女廟墓碣

廉惠倉碑

寧陵張氏世德碑

呂李姓原碑

考城令王見陽宜氏政畧碑

寧陵呂氏儒葬碑

附壁訓一壁

古風樂府類

長知

擊柝詞

茅店語

道邊殺

圍碣詞

豫國士

西河守

阿大夫

懷德曲道逢故人

世文堂歌寄家學諸子

千金歌贈開州孫同知

雲中憂旱歌

一百一十八

格物歌

好人歌

毒草歌

有序

新庄行



闢門行 魏亭作也 艾虎行

太初吟 逝者吟 和葉寅陽

參前倚衡吟 和葉寅陽 贈陳侍御祖母

節孝吟 效白樂天體

何必吟 和友人語 官府來

與夫謠 田中草

觀雞鬪 鑿木蟲

禱雨 大隱

逢故人 黃東陵夜訪

送鄒大澤歸楚 送唐仁卿歸海南

又寄唐仁卿 招良心

會太極 有序 忍

知人難

五雜俎 七首席間酒令

長短句

去婦辭 忠厚之至也谷風曰君未足似之

麒麟圖歌 喜殷東塢生子

自嘲贈賀義齋尹歷城

長平恨 長平恨恨之甚也古人云惡惡如巷伯此惡倍焉

詩類



四言古

規鳳詞 二首自愛也我重則萬物皆輕

和天我入篇 和葉寅陽

五言古

賦豈不得 五首 一室

感興 五首 抱獨 二首

達世 二首 心隱

懷口 無爭

戒察 惜造物

答根陰根陽 造物

丁氏宅前一柳賦裁公 平體

擬蘇子卿別母詩

夜夢題劉伶避拳圖

題婁公墜面圖

題陳希夷睡圖 又代雷田慕菴題

題春牛圖 山西示民

五言律

讀莊子 長安春望

春樹 分金韻 一笑圖

七言詩



註陰符經詩 分金韻

戲別蔣吏部又溪年兄

別陳竹野大理

別雷慕菴博士 四首

戲別沈觀瀛之江浦

別李中齋

別伍益齋年兄

戲語寄長兄

寄講學諸友 三首

送呂蒼南入覲 三首

廣吾信叟偈

孟我疆見寄 二首

答我疆 四首

慎行

觀佛藏 二首

收心

五言詩

得家信

開花

栗樹

長信宮 二首

豕

公主和親

昧家語 凡四十七首

慎獨

有心

努力

不見

靜夜

月食 三首

混世

亡親舊居

別夫



思遠

隋堤

又示見

慎言

又混世

止念

耐事

養柔

借陰

詞類

附折桂令詞五闕

述懷

書齋臥詠

九月十日壽詞

笑生日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詞

辱生日也

襄垣祭詞

母忌日也

收塞北五首示兒

望江南五首示兒

清江引放心

家令

家樂解

偶句類

凡五十六聯

散句類

凡二十六則

卷之九



行狀類

宋莊敏公行狀

太子太保張震峰行狀

傳類

侯中丞傳

明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傳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龍泉楊公傳

亢水陽傳

代冢宰王蔭菴作

永城縣胡錦屏傳

朱德興傳

誄類

于文定公誄辭

墓表類

明勅封文林郎河南歸德府寧陵縣知縣薛

東樓墓表

刑部主事王禹川墓表

喬樂義墓表

張樂山墓表

卷之十

誌銘類

襄垣縣丞冷鐵峰墓誌銘

雷侍御慕菴墓誌銘



南京刑部主事李中白墓誌銘

寧波府知府李瞻晃墓誌銘

陝西左叅政胡見虞墓誌銘

處士梁少瀾墓誌銘

處士郭一菴墓誌銘

胡西陵墓誌銘 于節婦墓碣銘

陝西叅議劉芹泉墓誌銘

三水令周清泉墓誌銘

處士張元勳墓誌銘

隱君趙南川墓誌銘

隱君殷西池墓誌銘 馬節婦墓誌銘

中書阮占陽墓誌銘

勅封鳳翔推官黃八鶴樓墓誌銘

寧陵教諭任冲山墓誌銘

祭文類

祈雨祭龍王文 祈雨祭元君文

祈雨祭東嶽文 祭關聖賢文

祭孟我疆文 祭王毅菴文

哭李孺野文 祭馮慕岡文

祭周貞節文 祭吳中淮文



祭胡錦屏文

祭王禹川文

祭李吉軒文

忌祭父文

忌祭母文

祭先兄嫂文

先兄嫂送葬文

祭三弟文

呂新吾先生去仙齋文集卷之一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思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

詮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姪孫前典

外曾孫魯楨

較閱

曾孫翥蔡之典

曾孫

應菊藏板



表箋類

擬 上嘉禮成 賀表 代大同巡撫共七道

伏以

大君合德陰陽嘉會叶三占之吉

元后作民父母好逮開萬化之原慶溢

彤庭春生紫塞恭惟

皇帝陛下 秉乾體健 出震當陽念

神明統緒之傳係 社稷生靈之重迺遵

慈命載卜淑媛倪天妹於洽陽嬪帝虞於媯汭德稱

窈窕寔諧嘉祿之求休順明章聿贊穆清之治

鳳彩龍軒物色上承 宗廟內承

兩宮關雎麟趾儀刑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臣備鎮三

雲遙瞻

二曜九邊今安堵喜無怨曠之民六合在春臺快觀

清寧之世伏願

和氣致祥

仙源流慶雞鳴三告儆

一人惕厲之懷螽斯百男衍

萬世靈長之祥臣無任喜躍祝願之至

仁聖賀箋



伏以

配天立四極深培

宗本之基續文統六宮茂衍靈承之緒 紺席有托

洪福無疆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 黃裳正位 紫籙凝闈 樛木

啓玉樹之祥 本支百世瓊花薦瑤宮之瑞

胤祚萬年臣委身北鄙翹首

東朝忻逢交泰之昌期慶祝

慈寧之遐福伏願

雲屏月宇平康迎六五之億 玉葉金枝嘉樂延千

億之福

慈聖賀箋伏以

璫華生夢郊禔呈瑞於蓂蘭 寶月流輝闡秀協

占於紫玉 九闕允喜 重闕懽呼恭惟

慈聖皇太后陛下 柔順安貞 寒淵溫惠 二佳

來五日慈十六年風夜之心四德匹

一人衍千萬世雲初之盛臣職典封疆神遊

宮闈率三軍而致語瞻六龍以騰懽伏願

壽考無疆延月姊星娥之曆思齊有永成文王太姬

之賢



皇后賀箋

伏以

麗日同明表中極於六御

承天作則端內範於九廟金屋含春玉闥生色恭  
惟

皇后殿下 貞淑幽閑 端莊靜一

掖庭黃幄鳳雛早儷於

龍飛慶都依雲螭綬新采於燕婉似萬年家室永垂  
宮闈之芳衍十葉 宮祝喜奉

神靈之統臣遠持旌節建聽 椒音隨九奏以膺

歌望 七華而拜舞伏願

小星流魚貫之澤 初月與蠶織之恩則 宵衣旰食

勵天精勤之而 福履永綏乎樂只

兩宮徽瑞成賀表

伏以

至聖盡倫禮必先於顯德 惟皇建極孝貴大乎

尊親 垂萬年奕祚之光盡一代推崇之典慶

均百辟喜浹三陟恭惟

皇帝陛下 運撫日中 孝先天下成王育審 念

姜母之劬勞 夏祚敬承感奎山之愛育爰求



盛典載皇 徽稱謂

仁聖皇太后 懿美天成依德協安貞之吉

慈聖皇太后 宣明電燄黃裳妙通理之文再上

鴻名益光 鳳紀女中堯舜尊榮並及於

兩宮 虞後英皇盛美而休於百世臣遠持節鉞俯

聽 絲綸喜逢 萬壽恩光敢擬麥丘頌祝伏

願

因心廣孝 尚齒推心則人各親其親班白息肩

於道路民亦樂其德不黔黎鼓腹於康衢

仁聖賀箋

伏以

玉冊揚輝 坤德重光於燕石 金章炫彩 渙

綸三布於龍沙喜溢 中宮恩流外闕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 虞媽讓美 任姒媿隆濟端慎

以慈和外協干官之輿論含溫榮於靜一內孚

九御之懽情昔推本其

洪恩實爲仁聖今形容其

至德莫若懿安

聖母徽稱再加始脩

尊親大典 代獨隆臣稽首遐荒率三軍而拜舞



馳神 長樂切萬里之膽依伏願

德共福而無疆 紫蜀集十靈之錄

壽與名而俱久 彩輿迎萬歲之春

慈聖賀箋

伏以

香雲浮鶴禁 東朝舉 埤陛之儀花露挹

鸞輿北而下 衮旒之拜 光生垣掖春滿邊庭

恭惟

慈聖皇太后陛下 大順承天 合章麗日彌成

英蒞華胥寔贊於軒圖誕育

聖明文母有光於周道茲虔 郊

廟之祝載協官府之心謂

慈聖祇足明恩非

宜文無以顯德

圭笏再集闡

聖母之通明

寶冊重輝煥

慈皇之藻麗臣仰承未照竊位遐陬喜迎到海之龍

章載歌鳴岐之鳳德伏願養

聖躬以安天下九圍常寧肅



大內以化城中百祥永祐  
奏疏上

計安 皇嗣疏

爲特薦輔臣以贊

聖治事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兩間正氣崢嶸

段忠心諸請立

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  
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爲軒轅六  
相虞帝五人二公弘化之地尙未盈員一德威  
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

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

皇長子當冊之際係

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

成命及時請行

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  
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爲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  
家屏書曰無激

皇上皇上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爲也其可信  
者有十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  
彼其嫡子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



心將扶高大之老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

皇上觀於萬物之理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三代明王未之有政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爲悖

皇上考於歷王之事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二

高皇帝大建藩封

懿文太子長子也次

秦王次

晉王次

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

懿文殂

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王當置

秦晉於何地

太祖無以爲辭遂止夫以

成祖聖明遠過秦晉

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

義

皇上孝先於

祖而敢違

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廢



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  
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  
魯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圍人  
驁十騎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  
子昭致五公子相殺而啓十年諸侯之釁晉獻  
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致二十年  
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  
吁致有伾人宰醜之刃春秋以來廢長立幼之  
禍不可勝數

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必不廢長也

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內臣民共之

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  
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卑幼不得  
竄焉此

國家定制也

皇上廢長立幼

親郡王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疏上該部議覆  
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

天子作法爲日實

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效尤



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立眞  
宗爲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

呼

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不立無  
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卽滿京文武百官數十  
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

皇上知中外人心久矣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  
人心卽

兩宮聖母欲立長乎立少乎

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傷

聖母之心拂

列祖之意其何以視萬方

皇上何等聖明而肯爲此哉其必不廢長也七

地聞

道路之言

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歡喜國有長君乃

社稷蒼生之福生而明廢又

國家永命之基

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其孰壯孰弱孰賢孰否乎其必

不廢長也八



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賢妃何以加也此皆明於天  
命察於人心洞觀禍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  
如此忠言

皇上豈有不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凡

皇上言極堅定事不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  
聞

聖主失一言之信數年以來立長

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刊之邸報兩京十三  
省九夷八蠻千萬億兆人民莫不耳聞目覩而  
一旦更之使有

詔書其誰敢信夫使臣民不信

朝廷非

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長也十益

皇上至誠實實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難堪而科道

忠直懇切之語又激於

衷衷安得不怒

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

天地仁慈久當寬宥坤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鼎

卿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

夫鶴齋文集

卷之一

七



皇上今已顯用曾龍亨董基譚希恩等以忠直得罪  
矣

皇上今已顯用

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嘗以一言二事深罪言  
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主愛惜人才自爲社  
稷計

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愛仁賢徐侯

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

君父迫切懇直徒足以戕其

嚴威委曲和平乃所成耳

盛德閣下大臣

聖主所重倘積誠感動自無不回之

天惟無激幸甚彼結書曰家屏侍

皇上左右積有歲年知

皇上深

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立少惟是

皇長子春秋尚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由端養蒙之功

諸諫官進勸甚忠乃今貶謫過嚴誠恐傷

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既不能匡救

聖明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



不敢辭備

聖恩浩蕩薄謫而賜之還家屏不敢一日忘內省其

何敢一日忘

聖恩臣與家屏往復之言如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

天植獻納成

聖主之明禮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

皇上特起丘園列之

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興

矣

憂危詭

爲昌死竭誠直陳天下安危

聖躬禍福以保萬年永祚以綿

萬壽無疆事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

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

者以爲亂徵臣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

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

辦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

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欲慟哭嚔血於

陛下之前盡吐腹心無由得見踟躕累月欲直言極

諫近侵越而自嫌欲保位全軀終悽切而不忍



反覆思惟與其他日出無及之言貽

陛下以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先事之說勸

陛下爲先事之圖惟望少寬

雷擊之怒細垂

電矚之光二復臣言萬補

聖治

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懷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  
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

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譬之庭燎東  
千百莖荻葦而火烟輝煌荻葦散而火光無所

附矣民荻葦而君火光也譬之禪塔聚數十萬  
甃石而寶瓶高閣甃石折而寶瓶無所著矣民  
甃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  
衍靈長

國脉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  
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恃乃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  
王畏民蓋世有幸亂之民四馬皆取天下者之  
所資而守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日無聊之民飽



爰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  
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  
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  
窩開場或呼群而鬪鷄走狗居常變玉帛于女  
爲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姦淫惟欲是遂三曰邪  
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  
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  
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  
軌之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  
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

幸目前有變不樂天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  
之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  
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姦不軌者不得行  
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隨其計四民  
皆我寇讐昔者元祖上大於我

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墮手而得之者何四民  
之心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也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觀記  
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



省未見有數省之款乃萬十年之後無歲不  
告災傷一災動連數日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  
屢求存留不可經免起運不可缺乏軍國不可  
置諸故災傷之報遂稀催科之嚴如故豈不哀  
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為外吏熟知民艱自饑饉  
以來官倉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

陛下赤子凍骨皴肌冬無破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  
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  
荒蕪存者代去者照糧生者為死者頂役破屋  
頽墻風雨不蔽單衣熬地苦瘠不完兒女啼饑

號寒父母吞聲飲泣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

陛下見此民情當必潸然淚下今

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

壽宮之費幾百萬寧夏之患幾百萬朝鮮之費幾百

萬黃河之費幾百萬繼而造燒造之費幾百萬今

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

半非歲額年年此上一年此民豈天雨穀粟地

湧金銀耶

陛下豈不日吾多取諸府庫下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



所汲皆井內之泉杯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  
井竭則壺涸壺盡則一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二大營之兵以備  
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刀馬半尫羸而人半老弱  
九邊之兵以禦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於  
狹上而怯於臨戎衛工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  
也操練虛文騎射故步軍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  
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總之士卒雖稱百萬無  
能攻能守之兵武弁且止數千無三戰三捷之  
將其餘郡邑武備全缺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

多頽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聚之  
法官不足擢草民不曉兵甲設有千騎橫行家  
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謂四等  
亂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疆圉不敢動  
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民丁以怨  
民闕怨民誰與同心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  
祖宗二百二十年百戰山河何可坐視臣竊爲  
陛下憂之故曰人心者

國家之命脉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  
惟望



陛下擇其無損於

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沈蘭之聞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絨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嚴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衆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曬晾不早則白蛀卽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就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絢蘇杭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

一縷之絲皆民筋力與其積於無用勞民費民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

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之此無損於

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歲費重匱乏之民望

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



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

陛下聞之乎臣自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樹  
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劈蛇難居  
之處毒霧常濃巖谷寂寞之間人煙絕少寒暑  
渴饑瘟疫癘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于  
夫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擗每日一祭神明每  
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死常百十  
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  
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  
經年累月拽倒溪邊待秋水以漂衝多轉折而

底滯依狀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  
千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  
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

宸居安若泰山邦本固如盤石卽茅茨若神堯卑  
宮如大禹何損

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德且木能生火積  
久易焚前年山西敝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  
已報完採辦新材止需後用倘少其數日多其  
歲月減其八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  
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



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河南礦但

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卽前歲子食父肉人喫鷹糞

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氣稍回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仲春

嚴旨切責而撫按避應鄧陽巡撫馬鳴鸞前與臣書

謂六十餘頃之地歸銀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今礦砂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而充礦代解

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心而仲春貪殘肆爲攘奪侵欺之計

朝廷得一郡縣費千有司不敢深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

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

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



捏害地方如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  
收官店租銀理宜收解自趙承勲有四千之說  
而

皇店開自

朝廷有內臣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  
合賺絲毫以活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貢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襲此

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  
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是乎今勢豪之家用  
僕開店所在居民尙且忍氣吞聲莫敢與較而  
况

朝廷遣使

賜之物書以泰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魚之法民間  
之苦無問可知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  
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吞橫  
噬獨占群侵內臣何由知冤民何處訴夫楊村  
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

陛下下額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有用將安



取給不獨此也都下近日訛傳有太監營求鎮守之說極知此言無據亦是驚擾人心蓋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搖動四海蕭騷大盜數十萬人流毒幾省賴我

皇祖登極盡取回京萬頃

皇荒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悅天下始安

實錄見在可考也臣望

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如有延遲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有光

聖德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天下

宗室不減數萬皆

九廟子孫

天家骨肉也倘罪作不赦則

禍訓自嚴

楚王毫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囊以徹地神姦說囑天大謊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二百年而捏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

絲綸假傳

詔旨明欺



聖主昭昭

親王錦襲肆不恭之狀人人不堪

楚王抱不自之寃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

無虞有如

楚王卿恨自殺

陛下何辭以謝

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

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殊死

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姦凶操恐嚇之權

善良無自必之命一聞告訐萬姓驚疑誰無懼

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夫爲善

不貳成言改過何妨更令

陛下特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臬司兩人使天下

曉朕知

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

天下

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貧通國所知也十箱珠寶

之誣亦通國所知也始焉誤以科道之風聞嚴

追誠不爲過今也真知崇信之冤枉久禁實苦

無辜夫



聖人舉動正大光明

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誤嚴緝搆害之姦還費甲金  
革去之祿復玉城版徧降黜之官釋王坤覺大  
義之罪所謂過也更也無傷

日月之明爽然慨然益見

乾坤之度此一舉也而勲戚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  
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

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

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  
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

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

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

聖心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往年陳忠等以隱

職家產坐盜王正等以知情藏匿擬徒贖常照

誣自盡搶奪擬遣皆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

陛下猶以爲輕俱加處死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  
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  
銀

天財庫本無揭瓦也而少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

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



陛下安知其竟臣願

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圖國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

謗之語狀而下水言之詔賞直諫之臣者知天

下存人係言路通塞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此年以來新進小生

好幹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

爲

天開遠寄

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

陛下所聞者衆人之所敢言者也其不敢言者

陛下不得聞矣

一人孤立萬里之上四海皆存臣測之心而人君不

得聞不敢言之語此一時之快而他日之憂也

臣等

陛下思

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

國家不爲言官釋監候之曹學程還一勾之科道

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



召用應復除者卽與復除應行取者早爲行取以優  
如有心行不端違白無當者

勅下吏部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旣  
往杜絕於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壅蔽之禍哉至  
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爲計  
安

社稷此其關係

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卽爲  
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

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餘待補

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

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 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

航觀備豕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蠶食土國哉

惟是朝鮮附在東隅近吾左掖平壤西隣鴨綠

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

爲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聚訓練窺伺

天朝進則斷消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

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

一京師坐困此

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爲兩我兩我尚懷



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爲兩倭兩倭益費支持  
之力臣以爲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  
亡之後孰若救於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  
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  
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爲屬遠戍或  
言兵餉難圖甘心剝膚之災袖手燃眉之急諺  
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  
我計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  
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轉運尤難若於實用有

裨則積貯何嫌過侈公帑庫貨財各縣物料匱  
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  
積陳陳可謂萬姓膏血化爲一房塵土倘每年  
一次查盤每夏三番驅跡不堪者嚴濫收之刑  
朽蠹者重典守之罪并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  
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  
費乏國用亦不暴殄民財

京師者

陛下聖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

朝廷腹心之地也



祖宗時常從富戶以實

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

京師貧民不賦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

無煤米則煙火卽絕如有庚戌之事

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

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願納之稱貸

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

自暴民聚衆凌奪貧民設機騙誘遊食者坐耗

民財淫巧者誘貧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邪

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狼如翼

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下富

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

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

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贖則

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雞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

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殮加以官吏法嚴兵番

撻苦少年婦女皆解衣而捫身大小渾家盡市

行而巷哭萬民觀者短嘆長吁臣曾見之掩目

酸鼻此豈皆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

百口難解



陛下知之乎知之當必憐之矣又有刁惡乘機惡霸  
良懦捏稱汝寄某贓我欲告首厥衛挾讐網利  
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敢喘息半年之內擾徧  
京城

陛下知之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  
禁監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  
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靜下之人  
心收

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宮妾朕死於筆楚者未之  
多聞豈此輩當年皆賢而今皆不肖耶豈

官法當年皆疎而今日宐密耶難言之矣蓋

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

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重

殿庭之內血肉淋漓

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冤魂夜泣結爲愁雲怨鬼宵吟

積爲厲氣吉祥之地豈宐如斯且惟

天萬物父母故

上帝惡殺

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帝好生民間千恩萬愛長女育  
男不足以供頃刻之一怒故上



殿者愁死不如無生人

言者責生卽作責死臣望

陛下發慈悲心動惻隱念視如殿赫之牛湯火之雞  
可乎且

宮闈近地難入外人護衛

聖躬惟有此輩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  
外表忠誠中藏險毒彼懷朝不保夕之懼何愛  
九死一生之身

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  
臣竊憂之臣望法令不蠲於嚴鞭朴不至於死

則左右之人心收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  
者蓋

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雖

朝門晏閉早開誰敢與邪起妄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姦邪之窺伺熟  
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

宮闈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

乾清修造逼近

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



五倫齊文集  
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在日非軍國緊急慎無

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曰

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

日之人心惟

陛下慎之章奏不批

先朝聞有未如今日強半

留中蓋疏之照入也

會極有簿疏之進

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

國家大事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

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

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

進繳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倘不逞爲姦則何變不起臣望

自今以後

留中章奏每月

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答



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

御札原本乞

批知道丁三字發該科備照庶

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

訪臣觀

陛下告日步禱

郊壇發金賑濟非忘民者

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

奏半停民愁悶恤富此

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

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

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

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

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

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

矣

陛下繼造燒造日增採販收取益廣歛萬姓之怨於

一宮結

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

卽



乾清宮一無所有誰忍使

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

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

陛下歸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

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體

幸

陛下之速登涯而急起臥也不狀積於千日決於一

旦

陛下雖有萬箱錦繡千箇金珠豈能獨享哉前代覆  
車後人永鑑蓋人心得則天下吾家人心失則

何處非讐臣老矣髮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

此身又聞小民暗穿地穴以防兵籍紳預買山

莊以避亂臣見此光景仰天痛哭曰臣民如此

皇上奈何無人明日張膽敢爲

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一點血誠籲

天叩地齊竈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敬上憂

危之疏若一言虛誑駭

上之心則

九廟神靈奪臣之魄

陛下倘信臣即將臣所已言者慨

去爲幸

卷之一

七



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

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民將人心

懽悅

天意轉回常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

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福如之倘疑臣耶乞

召三韓九卿大小文武百官一一面問果謂民情安

妥臣語張皇臣願解衣而投匭獲延頸以就斧

鉞爲人臣妄誕者之戒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

疏未敢告人望

陛下密行臣言若出

聖意以督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

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

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冒犯

天威分當萬死不任席藁待罪之至

○跋語

或問家君憂危疏中不及建

儲何也曰癸巳之秋余上計安

皇廟一疏凡十款

上不悅留中矣是名也大小臣工章數百上

上益緩冊立之年至山陰相公

不爲書文

卷之一



去後愛文集  
君臣以不悅去國

上厭聞此語不啻極矣憂危一疏以天下安危

聖躬禍福爲題

上以建儲爲關天下安危乎係

聖躬禍福乎進言者方欲以新語悚

上聽聞而縶以極所厭惡之一事是併千萬言而棄之也此諫法之所禁也又問予欲

上之密之何也曰倉廩之匱竭兵馬之單弱民生之愁苦中國之虛實豈可使山中不軌聞之我之籌倭豈可使倭聞之門戶之急疎左右之情狀

豈可使近習聞之余之密非避朝紳也懼龍房之流布也疏入

上當食而廢諦覽再三至夜分

發司禮監明日食時繳本此何光祿淵泉傳大僕約齋所聞於尙食者也

聖主光明正人不示人以密矣又疏長而寫者難於關防疑衆而購者爭欲蚤得余何能密之使余而有意於發抄則衙門章奏無分

批留何嘗不發抄也而余多此一語以博罪哉

摘陳邊計民艱疏



爲摘陳邊計民艱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少裨治道萬一事臣聞賑刷者安邊之要圖節儉者恤民之至計臣素無匡時遠略經世計議可爲

聖天子獻惟是臣濫叨督撫職在安撫除可以徑行者已輕便宜施行外所有一得唾餘

請下諸司確議中間有不便於士大夫者極便於軍民有不便於一時者極便於久遠惟願破積習之鋼套祛公共之私情無以明作爲紛更無以因循爲安靜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慎優免以息民肩夫免役之法所以優士大夫也

國初京官有全戶優免者後以民力不堪

累朝更定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二十丁等差而至吏員免田糧一石人一丁非謂一丁既免而百役盡無也設一品之家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丁則此十石十丁者凡一切糧長里長水馬驛夫倉斗庫役重差皆屬編派不准蠲除矣而今也則不狀他無論卽如吏員上納候缺最下者



十五兩行頭耳本身雖係萬金之家既不坐以  
重差而外免一丁亦無分毫力役如免大戶庫  
役斗級一歲所省不減百金彼家有銀十五兩  
者奈何不爲吏而大戶庫役斗級之所派皆無  
銀十五兩不能上納之家者也等而上之又可  
知矣爲姦者之言曰糧出於地吾既納糧差出  
於丁戶應免丁何差得以加我不知後湖黃冊  
皆載事產糧長大戶驛庫斗級皆照事產審編  
者也即使優免本人不親奔走之役而頂應門  
戶豈無同室之親柰之何毫釐重差不坐通加

之小戶貧民哉近日優免人丁雖准下則人戶  
而一切重役常於免外不編小民委不堪累合  
查田糧一石應派差銀幾錢本身一丁原坐丁  
銀多少盡與除豁外其餘免外差徭與百姓一  
體編審窮苦之民庶幾其堪命乎不狀貧民既  
已累苦又代富貴攤包柰之何不過且死也至  
于城市房號火夫閭閻保甲鄉夫優免原無定  
式小民更覺難堪宗室士夫之家開房雖數十  
處開店招商院子雖數百家僦居佃地夜巡晝  
役有司不敢派一人救護巡緝地方不敢撥一



役甚者刷一朱戶掛一牌扁或冒免戶族親戚或暗索供給財物下至書手陰醫快壯門皂等役房宅俱無差撥其疾首蹙額而從役者非無勢力小戶則賣酒飯貧民甚者寡婦傭人亦當火夫籲天呼地赴訴無門而不肖有司彌縫要結但求士夫懽聲那恤貧窮愁苦此宇宙間一大不平事也且火甲等夫以防盜賊盜賊之志不在貧窮享富貴之榮而役貧民以護身家又濫免以圖世德仁乎不仁乎彼貧者固能爲盜者也而役之以護身家智乎不智乎杭州民變

可爲前車相應下部從公酌處要見官吏人等除應免丁糧之外其餘丁地應否照依事產編審力差府第官宅除本身任坐外士夫鄉莊除大者一處外應否將別店餘莊編入火甲優免既定其在城者悉照

一京城事例查其衝僻編爲號銀雇覓必不爲盜之人給以由帖自行打討令其巡夜在鄉者悉照保甲事例優免所在止是稽查流民不免所在一體修工撥堡戍以累之肩可息而不平之恨可消矣伏乞



聖裁

二曰省興作以養民力臣聞民事少則財餘官  
好動則民苦城池倉庫祀典廟祠及官衙吏舍  
道路橋梁堡舍墩臺敝壞傾頽自當申呈上司  
議處修理雖有勞費事在當行猶且酌緩酌急  
量力量財勢有可因不敢輕革往見有司喜游  
觀重風水財力有餘或起書院造園亭或劬文  
昌祠鍾鼓樓誠增勝槩壯奇觀矣豈知無益莫  
作民膏可惜留此銀以糴穀備賑非救荒活民  
之要務乎以後有司營建費銀十兩以上不分

有碍無碍設處派處但不經申呈而擅自興作  
者紀過戒飭至於萬無一益而勞民傷財爲費  
最甚者莫如牌坊一事臣聞君子行修則口碑  
載德士人業著則史冊流芳以科第官階自顯  
赫童心俗態有道者不然但撫按是鄉宦坊第  
相沿以爲舊規既不肯廢鄉官承撫按優崇相  
沿以爲厚道又不敢辭及州縣有司遵奉明文  
動支庫藏起派人夫妨廢農末搔擾閭閻其父  
兄子弟不爲仕者愛聲稱但爲俗人悅服目違  
方求匠隔省畫圖鑿玲瓏之石題誇張之額壯



麗者費數百金工巧者修三兩歲斂千家之怨  
侈一已之榮日新月盛奢麗相高甚者一官而  
建坊五七座一縣而坊牌五七十座正人君子  
何嘗以是爲有無習以成風則亦在撫按之用  
情否耳今舉人進士初中既有坊銀或立於當  
年或建於他日自行蓋造分所宜厭院司表厥  
宅里止宜增以門牌至於每科總坊津要特坊  
動支錢糧派編夫役及院司道府州縣衙門行  
臺公館處所既豎大坊於面前又列兩坊於左  
右居官之瞻視奚榮下民之脂膏可惜士君子

切世道之憂有老成之識祭之何於民窮財盡  
之時作此勞民傷財之事哉是說也言者再矣  
竟不覆行臣日擊時艱再一懇疏伏乞

勅下該部嚴加禁約仕宦之家除自己辨料雇人聽  
其修建坊牌撫按衙門止許一扁表宅外如有  
德位兼隆勲猷茂著應賜坊第者另著一例該  
部照例題請

明旨允俞定以動支官銀若干起派人夫若干如有  
不經題

准爲人建坊及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後各衙門有擅



自建坊及有司奉承而上官不行禁止者俱以違

制論庶閭閻之愁嘆可息而府庫之支銷不濫矣伏乞

聖裁

三日酌陞遷以蘇民困臣惟百姓之差驛遞爲重而驛遞之差轎扛爲重招募貧民一日纔得銀二分耳一身衣食八口供養取給焉驛遞官常例造冊工食循環使費取給焉甚者站銀開領後時差冗典衣賠雇腹饑擔重力盡途長有

疑塗斃之傷項結覆盆之嘆如此民艱仁人愀淚夫棄妻子而之官人情之所不堪也攜妻子而旅困

聖王之所不忍也驛遞雖勞委難停止豈有就近陞遷可以少蘇一二查得司道官員凡二百七十知府自四十有四司道牌票經行知府借部屬以行所在驛遞衙門夫馬莫不應付此四百餘員者陞遷事竣一年在道不止官員南北東西常數千里如郭子直者浙人也既以廣東僉事陞山西叅議又以山西叅議陞福建副使兩年



之間跋涉萬五千里在任不及歲餘冒暑中濕  
一病幾死卽急買俸資不分遠近而奔馳強半  
業官幾何事者左右布政品級相同而右使轉  
左亦計俸資臣竊嘆之今右布政使萬象春不  
拘俸資就近遷轉始信達人之識不膠故常以  
類推之當不止此臣以爲除撫按特差邊材論  
望不分南北外其餘兩司知府當分南北中三  
軍論俸如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五省爲南  
軍南直隸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爲中軍北  
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爲北軍三軍各

自論俸不得以北軍人陞南缺亦不得以南軍  
人陞北缺惟是中軍儘可通融如陝西之於四  
川湖廣之於廣西四川之於雲貴接壤之區陞  
遷亦便但此格一破勢必資緣三軍既定各以  
五省之官照俸陞轉大約以年半爲速以三年  
爲遲速者原簡管事如僉事任淺則以僉事管  
參議事待其資俸已及朕後陞補參議而僉事  
作缺遲者考滿加陞如副使二年考滿加參政  
職銜算俸仍管副使事待有參政員缺卽與實  
授而副使作缺至於丁憂考察論劾員缺偶多



遲速以是爲差譬之各縣貢額雖計糧石而遲速所值亦自不同單定則人無二心法平則人無二議如是有六便焉省驛遞夫馬供支之累一也免本官長道跋涉之苦二也赴任近而歷俸早三也無水土不習之病四也南人習南官語北人習北官語聽訟曉諭不費詞說五也道路不輟日時職業不至久曠六也其部屬知府推陞兩司亦照三單分缺是舉也有六便而無一害似亦可行惟是中五省甲科頗多南直隸司道甚少相應於隣近省分稍一調停當無不

便至於驛遞教官許選本省題有

明例矣州縣佐貳首領等官携妻帶子自是人情富者家有餘資尚能雇覓夫馬貧者擔負行李往往困頓長途千里之費至儉亦須二十金况所選有三二千里者雖有在任俸薪僅足一歲衣食一往一還誰爲資助如是而望人以廉安得人爲宋司城宗族親戚皆其所治未嘗有不行之法漢朱買臣張鎮周皆治其鄉人未嘗有可避之嫌然猶曰前代今指揮千百戶不易備而



管軍法令所加半其親族狀猶曰官卑今總督  
宣大山西未嘗不用山西人總督劉遵保定未  
嘗不用真定人彼府衛首領州同州判吏目縣  
丞主簿典史權親於印官職分於一臂彈丸郡  
邑有何事權而必須隔省除授於二三千里之  
外哉臣以爲除州縣正官以上照常除授外府  
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先儘本省府州縣次  
儘隣近隔省州縣卽人缺偶不相當亦須量選  
幾員以示破格之意卽隔省銓除難罷亦須不  
出于五百里以示體悉之情其守候日久願告

遠方者聽從其便委曲如是而猶放縱貪婪雖  
掣問盡法臣亦恐之矣蓋

帝王舉措地載天涵而英雄見識大刀闊斧舊日拘  
牽之見苦官而病民者稍加變通似不爲過伏  
乞

聖裁

四曰省修費以惜民財臣聞天生百姓非以養  
精神

朝廷設官凡以安百姓數年以來天災叠見小民生  
計所在蕭條爲士大夫者俸薪供億夫役居食



已事事資民矣生息財貨惠養烝黎已萬萬無處矣獨可措手者僅有節儉一事少股萬姓脂膏可這一生惡孽耳乃誇張侈大崇靡工文以百姓生死之資供一時耳目之玩如酒席下程極其豐美鋪張供具備諸紛華近日在外諸臣多以簡質率屬舊風亦稍稍衰矣惟有科場一事各省爭尚繁彌搭鋪費數萬之席綵帳結數千之帛一兩淋漓盡成污壤調集數十處樂工戲子張設千百臺看席花枝一日冬烘總歸棄擲而百派雜出一省騷然科場之內一切供給

猪羊過百雞鴨數千米麵丘山酒肉林池雖費不可過裁而得節可省其半至於考試京差委多一費同考試官取聘太遠亦非舊章假令避嫌止立隣省若稱經缺舊有借房彼主考兩官豈能不閱五經乎辛卯科場臣在陝西提調見考試官吏部員外郎麻瀛戶部員外郎于若瀛篋篋一切金帛不受分毫囊篋止有錄文真同琴鶴臣與三司甚敬重之不當一舉稱述考之費但科場照舊則百事相宜近奉

欽依已經停止外臣微外省場屋筵席比照



愚榮定一科場事例使天下賓興不侈於

御宴彌文不至於傷財蓋有二善焉諸士登科卽有  
民社之膏謂宜示之儉德以爲始進章程不當  
汨其素心以開多欲情竇萬姓脂膏用之坊牌  
衣服鐘盤有益舉子節其無用繁華靡麗可養  
民財成規一定遵守須嚴布政司每遇科場之  
年將應用諸費備細條開某項用銀若干取諸  
庫藏某項用銀若干派諸郡邑造一文冊呈送  
巡按御史斟酌裁定如有濫費不在開銷其看  
席如不可少兩司而下量與折銀每卓一二錢

亦不爲薄若無名雜派如卓椅樣薄各色器皿  
戒價重收如柴薪菜蔬米麵酒漿凡係騷擾民  
間一切嚴行禁約其今科置辦官物自當收藏  
備用乃科場既罷蕩然一空下次科年又行派  
諸官轉更代不常事則經久不易如斯慢棄奚  
止千金謂官出場之日責成原管官員備細賬  
亮原數查理明白造冊二本一送巡按衙門一  
送布政司一給本府委府佐官一員收掌其事  
比照倉庫財物歲歲查盤封鎖下次科場將近  
布政司預查某舊當新某缺當置共用銀若干



仍呈巡按衙門批兌如有仍前慢棄損失者收  
管官雖經離任仍從巡按御史查叅坐贓罷斥  
庶十科可省五科之財而減一分之費民受一  
分之福矣伏乞

聖裁

五日酌解審以矜原諍臣惟審錄之意本為理  
枉申冤而無冤之囚難於死中求活臣昔按察  
山西檢閱獄案已奉央單者一千餘起姑以成  
獄十年者言之未奉央單之前數批問官屢行  
詳駁既奉央單之後十經按院兩歷恤刑俱批

情真已無虧枉况大理評駁

明旨允命卽有冤情不過百一况二三十年老獄經  
審更多寬情更少乎夫極刑主於求生向求之  
而不得巡按主於求是豈能於求生不得之後  
更有求生之法乎巡按御史事繁責重所謂理  
輪皆齊除暴去貪肅清風行釐奸剔弊俾一省  
之內百僚震懾萬姓輯寧此其本職審錄罪囚  
特其一事耳今所至地方閉戶下鍵廢寢停食  
翻閱舊牒無求成案察半言一字于老吏周內  
之餘竟別故深情于多官允駁之後就延時日



耗竭精神無乃偏重乎至於解審罪囚更多艱  
苦山西郡邑大都邁嶺踰溝畏饑徒步御史出  
巡雖取道中驛割遠者常二百里發解之時屍  
親干證俱令追隨解夫民兵多加防護雨雪饑  
寒老弱疾病殞於道路常數百人每人盤纏動  
費幾錢一切往來動經半月累死者莫與矜憐  
脫避者解夫抵罪及至審錄之日十四九條情  
真批與門外推官量責三二十板推官不見獄  
情每從寬厚或輕刑或減免苟且完事而已夫  
以絞斬踰秋之人少緩一年之死奔走辯者而

理宜毋所苦者風親干證耳歟者幾大蒸刷也  
數十年之沉冤胥朽形銷而恨不得申生者妨  
業費財受數十年之負累家破力殫而囚不成  
決是以孝子慈孫忘不共戴天之讐半為罪人  
解脫情固有所苦也臣以為巡按御史欲審罪  
囚先行掌印正官將在監重犯就近拘提原證  
逐一細審明白仍親責本囚服辯服而不辯者  
取無冤結狀辯而不服者具可釋緣由仍將在  
獄囚冊俱送巡按衙門聽候取止除無冤停解  
外止將補寬人卷解候面詳稱寬而審實不寬



者重責以洩原證之憤無寬而情理難恕者行  
掌印官重責以慰死者之魂如此則無罪之民  
悉除累苦押解之役亦免干連似於情法無一  
不可臣向與御史喬璧星徐元俱言之二臣皆  
以爲是第出御史之口難於便已出臣之口實  
以寧民伏乞

聖裁

六日典武教以養將材臣惟

國家世貴武臣直酬先世勲伐亦欲習先世箕  
裘需他日緩急用耳今統禔子弟且不談簡略

身不習戰陣昏庸懶散不足當一健兒乃

國家今日舉武循習故事豈得真材夫將者萬姓  
之禍福三軍之死生係焉得其人則所向無前  
非其人則全軍覆沒卽有穿楊買蠶之弓飛取  
揮落之劍臣猶曰此一軍之技也不足以稱百  
夫長千夫長而況今日張高廣之侯發向天之  
矢不論邊心俱盡中式策摘括段之文論擬必  
出之句奏泊成章便得會舉曰此將材也至於  
世職襲替較射併鎗但可握槩挽弓卽與應得  
世爵當事者豈濫與哉來者皆厭欲不與一無



可與矣蓋累世承平武學盡廢高者談文墨自  
附儒流卑者冒衣冠不及行伍以剝削爲治生  
之資以鑽刺爲出身之路以下陣鏖塘爲制勝  
之術試問七書如何發明八陣如何聚散士卒  
如何統率器械如何擊刺則瞠目卷舌者十九  
豈古多名將而近乃乏材哉則教與不教之故  
也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子路曰比  
及三年可使知方今無論教民而武職武舉亦  
曾習兵書學戰法否乎臣徧閱三關求一武職  
曉暢兵法堪爲中軍把總者未見一人匪其實

鈍而力弱則將略不聞之故也查得會舉及二  
科武舉雖不知兵狀既舉而用之矣不令之習  
兵可乎臣請於各衛所年四十以下武職及應  
襲及一切武生民生舍餘軍餘之願習武藝者  
籍名於府州縣掌印官造冊送兵備道巡撫衙  
門爲武弟子臣與按臣考選會舉及二科武舉  
之有望者爲武師以教習之其住宅官給空閑  
處所其教習擇於寬大寺觀或教場公館其講  
讀如司馬法孫吳通讀百將傳通覽尉繚六韜  
三略李衛公及武經總要等書聽其各占分習



各受業於武師近者三日一講論遠者一月一會考凡在習官生指揮以下堪以作養者俱執弟子禮其養贍每歲稟給銀叁拾陸兩束修聽其多寡不限以數其教規官不率教者四季申呈該道責治應襲以下徑自責治其考較先將日習本業幾種報知撫按及合于守巡兵備撫按守巡兵備出巡試其弓馬火器戰法於教場又每人揭書背問十條令之講解嚴加賞罰可賞者多可罰者少武師保薦以次陞用賞罰各半武師考平常可罰者多可賞者少武師戒飭

會舉不准陞用武舉不准會試若三年之外怠棄職業教習無功會舉降其二級發回原籍武舉卒其衣巾仍爲軍民其武職應襲非爲操一職以當軍實欲習七書以爲將鄉會武舉非欲進辭章以學文士實欲試方略以選將材武場試卷先報所習兵書一場試中巡按御史分委司道府官就所習中以將略戰法背問十條令之口占果能通曉其旨趣可見諸躬行狀後許進三場武職襲替自州而道院先試弓馬次問所習十條如果技藝精略俱有可觀其起送書



冊備諸州試馬中若干步中若干十問能答幾  
條送都司送道送撫按衙門皆狀候闕五尺高  
八尺立於八十步外其四試馬不中三箭步不  
中二箭十問不能答五條以上者發回肄業半  
年再試發回六次頑惰如前騎射不精文藝不  
解者不准起送其不應起送而起送一省五名  
以上撫按都司該道俱聽兵科參處庶將材之  
作養既嚴武職之替襲不苟緩急選將必收得  
人之效矣至於武學之開徒啓倖門又費供億  
用貢士爲師既屬虛文濫民間優占終成游惰

則臣不敢請也伏乞

聖裁

七日精器械以求實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夫工之器以造作耳猶狀求利况兵  
乃生死之器乎今日三關兵器非不關局料工  
銀而監督者侵牟打造者苟且應用之器不造  
而不應用者甚多利用之式不求而不如式者  
甚衆且收藏不謹損失難稽盤道梁一守備城  
耳損失兵器至四萬餘件邊防若此真可寒心  
臣自蒞任以來打造必求如法器械多所增補



惟是無分毫之益靡可惜之財爲軍士之累者  
則明監明甲是已臣視師鴈門見官軍射箭皆  
以便衣臣責之曰汝臨陣而射亦便衣耶令之  
甲胄須更更來皆單甲也臣又責之曰汝臨陣  
之甲亦用此耶曰此正臨陣甲也凡臨陣皆暗  
甲而以衫罩之一便於旋習二不生成心故臨  
陣無不暗甲者曰爾之明監甲安用哉曰接送  
土司眩耀觀瞻耳因環跪而泣曰軍士之孽明  
監甲居其半閱科撫按巡邊歲不減一二次各  
軍無高房廣厦濕氣所侵監甲生銹凡總管隊

責之銹磨片片拆開日日刮洗數日始新又覓  
人穿結脩刷一次可費一月之糧雨霧一經又  
生滿甲之銹至於鎗子監不但立頭渴可犯水  
礮可溫食從來稱便近乃頂上加槍數寸飾以  
旗旄豈不壯觀然緩急既不堪用而人愛鐵  
卽不得殺人往往以弓掣刀撥而下安用此物  
爲哉臣乃拊膺大息曰虛文之害亦至此哉夫  
明監甲一副計工料不減三千二關可費十萬  
戰陣旣不適用而收藏又爲軍憂且每軍二甲  
無乃侈乎輕生死之需工觀視之美無乃侈乎



臣請

勅下該部詢之京營如果明甲無益益蓋有用除將官武職聽造明蓋甲一副以壯觀瞻外其軍士似宜通行免造而以明甲之費資暗甲之堅費既省而制又精其於兵家所補不少矣伏乞

聖裁

八口練鄉兵以備緩急

國初設保甲之法每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凡屬甲內人民各置兵器一件甲長置鐮二面保正置鼓一面或銃一杆此非以作虛

器擾民生也誠慮夫除戎器用戒不虞有武備可以無患鄉村有盜守望相助者此民大寇流劫登城守陴結砦入保者此民天下多故勤王禦侮者此民既欲救其生何暇惜其擾哉古者役民每劑至冬而講武則於農隙蓋重之矣臣亦不敢言農隙請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先令保正將甲中壯丁五十歲以上除衣冠本身及寄住流民勞瘁久病不編外其餘不分富貴不雅優占俱用手本開名到官掌印正官携同佐貳先將在城居民從市首至四關分爲四聚每聚



各若干人逐一點名強有力者習弓弩體便捷者習刀鎗有目力者習火器壯而拙者習棍棒或因人定兵或聽人自認卽以所習武藝註於本名之下將本州縣下班民壯盡數分於四聚之中爲教師各以所認分師教習一操一歇早飯後已初入聚晚飯前申初散聚三月之後正官携同佐貳以東南西北爲序定日試聚初試賞次能者寬不能者之罰三月再試賞能者博示不能者之罰又三月再試賞上能者重不能者之罰重賞不過穀五斗重罰不過笞一十至

二月十五以後將四聚之民合爲大聚弓弩與弓弩耦射刀鎗與刀鎗對敵火器與火器打放棍棒與棍棒排擊類分等第賞罰教師罰中少而藝生者之工食以克中多而藝練者之賞至於四鄉之民或五保或十甲各照地里近便編成小聚或二聚或五聚各照鎮市相應立爲聚所其器械僉編分認既定擇第一二等民壯分派四鄉各聚之中俱如前式實行縣廣有司試聚亦如前式實行賞罰至於飲食宴會之間歲時會集之日卽以武藝之勝負爲杯酒之輸贏



使民以爲樂而不以爲難二年之後五百人中  
拔其尤者立爲隊長千人中拔其尤者立爲千  
總各給冠帶免其差徭三年於隣近衛所選取  
指揮千百戶知兵者一員教之合陣四年教之  
習戰一縣僅有二十神氣自當百倍以之居鄉  
劫盜不敢入其境以之乘賊大寇不敢撓其鋒  
以之勤王則天下皆忠義之師以之防變則軍  
士銷鋒解甲之氣鄉兵有一之弗善乎談者動以  
勞民而勿財二事爲慮夫二帝三王寓兵於農何  
嘗一日不講武哉而民不告擾者法制定而奉

行者得人也倘患無財乎各州縣民壯多者二  
二百名少亦不減七八十若暫歲數十名工食  
置器械備稿實寬祿有餘行之三年仍復其舊  
矣而不可大抵今之有司賢者十一而庸不事  
事者常九也以是朋虛文爲壅蔽之具以黜查  
虛套縱科罰之私昏昏若罔聞之振泄泄如處  
堂之燕不求濟事止是擾民臣言及此切齒腐  
心當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萬一狂逞之寇屠  
劫鄉村百姓何以爲生攻陷城池守令豈能逃  
死哉又安得許多備所兵馬護守各州縣之城



池也臣以爲武備舉廢爲今日課守令第一要  
務撫按各道巡歷郡邑嚴加訪問但有條令已  
頒不肯遵行或彌文習上及多事擾民者卽時  
參降調甚者罷斥庶四海之英風可振而猖獗  
之寇無憂矣至於舍

祖宗保甲成法分外僉報抽丁派銀里甲供贍工食  
置造戰衣器械等項是於民壯之外又增民壯  
徒知以兵爲兵不知家家皆兵人人知戰之尤  
得也伏乞

聖裁

九日嚴法令以服豪軍臣聞

帝德好生獨軍令果於尙殺故古之名將有殺一時  
而誅貴臣有因一笑而誅諸卿有取麻一縷而  
卽梟以徇有借一笠而必殺無赦者非殘忍以  
立威用衆之道當如是耳今督撫總兵  
朝廷授以旗牌俾之開府建牙通節制犯軍令者  
得以擅殺故旗牌所在卽

天威所在

天子旣命之矣非專輒也今之犯軍令者不可勝數  
鄉縛而赴市場待其乞哀而後免者有之乎貴



一耳者有之乎僅僅者網一繩打數十棍耳法  
不震於武臣恣其剝削令不行於軍士養其兇  
頑彼士卒者禮教不聞於耳紀律不接於目威  
嚴不警於心加之撫持有議者爲彼所唾痛癢  
不關者爲彼所恨我之氣索狀不敢直無復明  
目張膽之言彼之心橫狀不可遏遂逞裂背反  
唇之怒斧鉞倒授於三軍而主帥不得爲匹夫  
則積衰所養非積威所激也夫撫道無長膠挾  
轡之恩將帥無分甘共苦之惠情意乖離憤恨  
鬱結自取操戈歟何足惜所可恨者驕兵橫逞

不可收拾耳日者西夏之變三關軍士無不吐  
氣揚眉視撫臣如就刀砧惟彼生殺時臣巡視  
三關應行之法毫不敢廢抗不受罰者倍加之  
刑望外希恩者此莫之許夫置一身於十萬虎  
狼之叢此心何嘗不凜凜顧以爲

朝廷紀法重於臣身即使環衛關弓臣端坐以受  
撫臣可百殺百易而體統必不可廢法令必不  
可廢邇者此輩豪悍成習海內氣焰不約而同  
矣夫惠一也施於平日則感我爲恩施於旣變  
則笑我爲懼在彼鼓譟則得在我鼓譟則與是



賞之使爲亂導之使犯上也哉主帥殺鎮臣害  
不及而利得何憚而不爲尚寬恤者之意豈不  
曰衆怒難犯未亂易平隱忍遂縮姑緩目前耳  
使天下而一軍也使官軍之相臨相使而僅此  
一時也卽各分剖置綱紀稟類臣姑忍之顧此  
官此軍此紀綱此各分與

國家相爲終始今驕者曰驕懦者曰懼懦懦狀若  
不可以終日有如要素無應理不可從倉庫無  
餘勢不能給何以應之卽勢能給理不論賞之  
百萬不過贏得一怕字耳臣以爲養軍之費本

自不豐果有剋削出城激變軍心如近日吳天  
賞者審勘得實必誅無赦與其被殺於軍士以  
成叛逆之內孰若正法於

朝廷以洩軍士之憤軍士憤有所洩鼓譟無以爲  
名貪官法有所懲剋削自不敢肆臣欲文武官  
員除軍法應行外但有剋削軍士者

陛下取而誅之不待變起旗幟軍士除隱情明訴外  
但有訛言倡亂者撫鎮取而誅之不待謀成乃  
謀成而猶不知者則主帥之疎也今營伍之法  
五十人爲隊隊有管帶二人五百人爲司司有



把總一人千人爲哨哨有千總一人三千人爲營營有中軍一人有五十人爲亂而營貼不知者乎有五百人爲亂而把總不知者乎有千人爲亂而千總不知者乎彼固陰主之而陽逃其罪或陽倡之而陰藉爲功明謂我知而無奈彼何者也臣以爲用衆之道擇長爲先擇管貼須公正老成能服五十人者爲之擇把總須奉法宣恩能服五百人者爲之千總中軍以上無不皆朕選擇既定頒布成規孝弟忠信之行卽戎講武之法日與論說賞慶刑威之條親上死長

之義時與申明恩變所及於長帶厚心腹所寄於長常真俾長與我志意相孚隊中有欲言之情管貼明達於把總把總明達於千總以次傳聞可從者卽與處分隊中有欲行之事管貼密聞於把總把總密聞於千總以次傳聞可息者卽與消弭如一隊鼓譟不問何人主謀先誅管貼一旅鼓譟不問何人首惡兼誅把總一司鼓譟不問多寡兼誅千總此外止誅首惡一二人餘赦不問其中軍千總把總管貼墜寇扣麥崖者許本隊被害軍士連名陳告撫鎮及所在道



府卽與從重發落軍士有惑衆亂群不遵法令者許本隊把總等官指實具呈道府審明撫鎮官卽發旗牌梟首示衆夫恩信結於平時教令聞於有素上無不溥之惠下無不達之情倘犯成規卽使就戮誰無良心何敢生亂卽曰嚴恐激變寧夏之變何曾尚嚴而府道不免見殺與其姑息而見殺孰若威嚴而見殺之尤愈乎不狀積弱之極終釀大釁恐爲

社稷憂伏乞

聖裁

十日招土著以壯邊圉臣聞

國初隸天下之兵於尺籍載之武庫貧窮者原籍帶貼死逃者原籍勾補無非充實行伍警戒不虞法至良也其在於今有擾於民者二無益於軍者三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此其時矣喪亂流離饑饉瘟疫無戶絕之民而軍士清勾必欲足數募連同姓蔓累里排支戶側家一切補解有擾於民者一有軍無妻族人代娶一軍兩解族人報僉盤費之津貼道途之艱苦備所之需索甚者用貴兩廣往還連年瘴鄉順命及收



官同家費金常有擾於民者二衛所官員不利於有軍而利於索賄者何軍缺而月糧不餉或誑名圖文或借名查點狀而必請勾軍者何違軍着伍懷戀故鄉聲其携囊交結本管本管借口討取軍裝之名仍復賣放餉日久不來而歲供不缺仍復清勾是清軍御史清軍兩道府解縣官止爲衛所管催科賄賂之役耳有擾於民者三即使真正軍族止有老幼殘疾一人不成戶絕自當應解解將安用無益於軍者一即使真正壯丁皆把犁荷鋤之大游于郊闕之輩

不能執干戈以從我無益於軍者二即使真堪戰陣狀數千里外水土不習居止無所孤身見陵於衆養贍不及於身其勢必逃無益於軍者三臣聞貨之所積者賤俗之所尚者精九邊之民近而向兵士著之軍世產而安樂夫軍伍不實豈患無人乎患無食耳食不足舊伍且逃何有於遠人食苟足隨在皆兵安用紛紛狀驍擾於數千里之外哉臣在三關點閱軍士見其餽餉問之太半招募見其平常或孱弱問之太半祖軍臣故曰清勾遠人不如招募士著之爲



便也說者曰招募之兵易逃清勾者獨不逃乎  
說者曰招募之兵無供清勾之軍皆有供乎夫  
步軍既有月糧馬軍兼有料豆招募有保人編  
伍有互結苟將領不侵牟以自肥也將一缺而  
二人共之矣彼何肯逃至於祖軍原籍除戶絕  
後無及重名調補者悉與除豁及戶丁願來補  
伍悉從其便外臣以爲在邊軍士既有月糧原  
籍軍家有甚多寡族大田田者卽歲解軍裝百  
金一軍豈能當兩軍之役丁盡戶絕者卽歲無  
軍裝毫髮一軍亦自應一軍之資臣請一被拘

學惟求實濟責成情軍御史及清軍兩道嚴查  
府州縣掌印及清軍官除丁盡戶絕又無產業  
及伍次取結三十年以上查無名籍者悉與除  
豁及軍買民地糧差隨民不許重科外其戶絕  
而民種軍產不納民糧者一縣共若干家其地  
若干頃每畝該出軍裝銀若干共若干戶不絕  
而僅存老弱不堪應軍者若干家每家該出軍  
裝銀若干共銀若干其族大田豐不應民差每  
族該貼軍裝銀若干共銀若干凡此三等每縣  
共該銀若干行令掌印官及清軍佐貳覓其清



勾分數但令催納前銀造冊一本分別邊鎮某鎮軍裝若干某人某人將銀解布政司該司造冊一本分某邊鎮該軍若干內某州縣某軍名下納銀若干照前分爲三項無亂軍名差官解納各鎮取發批收一面造冊報知兵部其完不及分數者比照清軍分數一體查叅其銀解邊之後不分有無軍裝戶籍通融計算一半給與邊軍一半招募土著該鎮撫臣仍須報部某布政司解銀若干除半給邊軍外餘銀若干召募土著若干如此在籍之人既無清勾解發之擾

而輸納者甘心土著之人利於官銀雇募之資而應命者必衆夫土著之利有六安於風土不苦邊疆一也習見兵革靡氣不怯二也眷戀妻子不肯逃散三也各爲身家禦侮必力四也今日逃伍明日改募糧在卽爲軍在緩急定不乏人五也精壯惟我簡拔非若清勾之軍孱弱難以更換六也有此六利何憚而不行或曰恐亂尺籍曰否也招募之軍頭尺籍之名不改易也或曰恐迷原籍曰否也年年納銀之家卽年年原軍之籍倘不用銀而用軍則清勾之戶尙在



也朕有一防州縣官各私其民里老各私其戶以富爲貧將多報少使軍旣免解而銀又不多以省催納弊誠有之是在巡按清軍等官清查軍產戶丁嚴加覈實大率免其勾解省其當軍更省其津貼截長補短每軍須定一名應當之費似不爲多惟實心任事者出自有良法耳但徂於舊典勢必不行矣

祖宗之法今變通者豈獨一清勾哉里甲變而爲條鹽養馬變而爲解銀本色變而爲改折苟利國而濟事則通變以宜時乃善於法

祖者也伏乞

聖裁

十一日議禁山以別利害臣聞今之談邊者以修築牆垣爲第一要務故自款貢二十餘年來無歲不修築矣計工食鹽菜之費不減三百餘萬即使三關九百三十里爲金城一堞一軍須得三十六萬人爲守卽得人而守亦不能堅何者我無所不守有所必攻以厚集之兵攻軍薄之守勝敗之數不問可知臣不敢曰無益平居固零騎數十人大舉進所勵五七刻如斯而



已矣廢無窮之財竭有盡之力成易壞之邊苟  
目前之計雖婦人孺子皆笑其徒勞而邊臣不  
敢廢者震於重大之名仰於沿襲之舊逃我不  
疎之罪欺彼易見之功故明知其無益而不得  
不爲也有省萬倍之勞無一錢之費計五七年  
之功俟三十年之後享千百歲之利者則禁砍  
伐嚴栽種是已臣聞地無不宜之材木有敏樹  
之性松柏荆檜榆柳樺楊皆山西所宜者使沿  
邊一帶除高險剝削 騎難入者免栽外其餘  
衝路平梁寬溝陂嶺責成守備操防督率軍壯

每歲人栽千株犯法罪人免贖計其重輕罰爲  
栽數止居軍民願栽者計其多寡示以優格彌  
山盈谷二尺一株縱橫錯雜無使成行樹木初  
成任其橫生戒勿剔削直至拱把之時留容身  
之高貼樹剔削務令平光以便吾民避 自容  
身之上斜削橫枝狀如鋒刃以攔戎馬直行三  
十年後枝密陰繁虜且疑其有伏何敢深入居  
民男婦牛馬此中皆可潛藏即使發矢斫刀樹  
身皆可遮蔽又且隱匿官軍出而殺賊入而散  
林我奈 何而 無奈我何矣 卽勇悍豈能



盡鑿木根乎豈能飛騎木末乎此謂築無土之  
邊列無人之卒五十年後永不修築矣至於山  
中荆棘檉櫟木堅多刺如馬茹茹者種類不一  
皆可禦戎亦令沿邊居民徧植山谷麓如雞卵  
者就地斜削旁生附出者任其茂密期以五年  
斜削一次斜削者如鎗馬足難踏茂密者如蠟  
羊裘易牽但可二尺餘深騎自朕畏阻此謂  
不朽之矢楨無鐵之釘屏兩重阻障可恃無恐  
矣至於山壑水渠不可種植則列攢鎗疊砲石  
當其前鋒掘陷密掩釘屏顯其歸道伏快鎗擣

大石夾於山頭倘誘入羊腸之中必殲諸牛角  
之內我守者寡則有餘軍彼入者難則有餘懼  
至於枳椒棠棗其樹更佳凡在邊圉皆可栽種  
乃臣竊有恨焉山西沿邊一帶樹木最多大者  
合抱干雲小者密比如櫛自貪功者藉開墾之  
名喜事者倡修理之說犯法亡命避役奸民據  
深山爲固巢以林木爲世產延燒者一望成灰  
砍伐者數里如掃又大同州縣居民日夜鋸木  
解板沿邊守備操防不惟不能禁約且索斧鋸  
等錢通同賣放彼百家成聚千夫爲隣逐之不



可禁之不從倘 騎犯邊數萬可以橫行而間  
里小民趨避莫知所止撤我藩籬恣彼谿壑他  
日之害臣不忍言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  
邊分守守備備禦并府州縣官員禁約該管官  
旗軍民人等不許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砍伐  
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煙瘴衛所充軍若前項官  
員有犯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差操鎮守并  
副叅等官有犯指實叅

奏其經過關隘河道守把官軍容情縱放者究問

治罪又查得嘉靖二十年臣邑人兵部侍郎胡  
守中總督薊鎮曾伐邊樹作望敵樓爲給事中  
王堯日所劾斬于西市

世廟之法其嚴如此鴈代山林西障易保北阻強胡  
明例甚嚴胡可弗禁夫以

晉王之幼冲猶能杖斃盜砍禁山校尉之陳卿豎  
碑山莊禁約諸校而勢豪罷閑鄉官王乾亨與  
同居兄弟伐山不下萬株罪惡不止一種臣已  
將其諸弟王坤亨等四人問發充軍外其五臺  
山寺諸僧不下數千伐木奚啻百萬淫占婦女



三仙齋文集  
窩聚礦徒且自稱寺係古刹不屬州縣保甲難以僉編盜賊無所畏忌甚爲地方之害臣以爲地不屬於有司人不入於編戶山中聚結俱係各處流民大約不止萬家隱禍可憂議處當亟已經臣題奉

欽依將五臺山僧及寄住流民在繁峙地方者屬繁峙在五臺地方者屬五臺編爲保甲嚴加盤詰矣至於砍伐山林最難緝禁臣欲於沿邊一帶山巒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約其百里之內樹木大小不下千百萬論法則嚴禁爲得論勢則槩

禁不能與其縱恣奸盜歲以爲資不若課與商民官收其利況工部每有勘合採木此山且禁且開法令似難一切合候

命下該部容臣估計樹木若干計其滿抱以上卽於樹身號以價值課與商民任其留賣有司催徵價銀解入戶部管糧衙門抵充軍餉滿抱以下計其數目責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計擅伐盜伐者責成原課商民拏獲盜砍之人坐贓問罪仍重捉捕之賞至於開墾地土屬民者照畝納租以供軍馬屬僧者減半起科以資焚修至於所



留禁山厚百里者豎石爲界嚴責守備等官一  
面年年栽種一面嚴禁砍伐但有寸棘尺樹盜  
砍伐擅燒灼者俱照例問遣守備操防等官不  
行嚴禁從而受賄通同者一體同坐庶商民之  
利可通官軍之供有賴臣又有說馬大同應朔  
山馬等州縣軍民不屬三關守備其寄住三關  
者作奸爲盜人既不入保甲守備不敢鈴束隣  
居三關者私擅砍伐禁山但被三關拏獲非聚  
衆打奪則不服拘問夫大同山西之大同冀北  
守巡山西布按兩司之分道而臣山西巡撫也

兼有提督之責臣非不敢徑行但軍分兩鎮恐  
易生嫌山西恃三關林木爲藩籬大同恃三關  
林木爲材用人情事體本自難行伏乞

勅下軍門將應開應禁林木私伐擅伐軍民議爲定  
法永遠遵行大同之民在三關境內者屬三關  
守備管束隣三關境土而砍伐禁山者屬三關  
守備拘問不許大同道府州縣庇護奸民壞

祖宗成法撤

畿省藩籬如此庶民利可通而邊防亦固矣伏

乞



十二日復月糧以恤貧軍臣聞力役以勞使民者也征戰以死使民者也今各衙門快壯門皂工食至薄者每日銀二分厚者三分四分此內旣無雜派之名此外又有需索之利且憂患不關於心偷安常便於體乃軍士則不厭姑自太原營言之每軍月糧八斗每斗折銀五分計一日所得纔一分三釐耳尙不足壯士一餐之費自款貢以來又於六箇月內每月扣銀五分共扣銀三錢爲市本是每日所得不及一分二釐

父母妻子之養所資者此也日用人事所資者此也器械衣裝所資者此也此外無所從來矣又分領夷馬有攤賠之費關領月糧有造冊之費掌印本管指揮千百戶千把總有科派之費有馬軍人雖關有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銀之費守備等營又有雜撥濫差之費有長差幫貼之費有送迎奔走之費較之快壯門皂一無所得諸有所損月糧旣少於工食戰征又苦於差役以是身也而責之鼓氣練兵能乎以是心也而責之竭力致死得乎今



國家養兵之費可謂侈矣民窮財盡益之誠難至  
於每軍歲減三錢計三關馬步共減一萬九千  
餘兩獨不可復乎但款貢見行市本無處復之  
誠難查得山西民壯一萬六千五百名當此無  
事之時歲供修築之役無裨邊計徒耗民財若  
於富庶州縣堪以徵銀者共減三千名每名解  
工食衣鞋銀六兩五錢共得銀一萬九千五百  
兩解邊以抵市本則軍士之月糧可復而積久  
之困累可蘇矣倘虜不恭順我當閉關一萬九  
千餘兩之市本免徵三千名民壯之工食固在

因時因勢用人用銀無所不可奈何剝貧軍之  
膏脂以飼無厭之豺狼哉伏乞

聖裁







